

小偷的回答

◎路人乙

有一个小偷，从墙外翻进一家人的院子。他又想从屋顶上进入人家的房内偷东西。刚上房顶，就被主人发现。主人问他：你爬到我家里上做什么？小偷说，我来帮你们家扯房屋顶上长出来的草。一边说着，小偷就向屋下梭。主人说，你说扯草，怎么又在往下梭？小偷说，我看到屋顶上没草，就下来了。主人说，你说，我会相信你说的吗？小偷说，我晓得你不会相信，所以我要赶快走！

6

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

| 记 忆 | 康 | 藏 |

我们的康定情歌

◎郭昌平

“跑马溜溜的山上，一朵溜溜的云哟，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，月亮弯弯哟，康定溜溜的城哟；李家溜溜的大姐，人材溜溜的好哟，张家溜溜的大哥，看上溜溜的她哟，月亮弯弯哟，看上溜溜的她哟；一来的溜溜的看上人才溜溜的好哟，二来的溜溜的看上会当溜溜的家哟，月亮弯弯哟，会当溜溜的家哟”。

没有人去过问是康定哪个李家的大姐，康定姓李的人很多，也没有谁去过问是哪个张家的大哥，康定姓张的人也很多。但是都觉得这一对相爱的人就在我们身边，就是我们身边那些相爱的男男女女，他们都是“李家的大姐”，因为她们的人才都好，她们都会当家，这样的康定女子，又有哪一个男人不爱呢？

他们只是觉得这首歌好听好唱。于是，大家都在学，没有人提倡，也没有人强迫，更没有人指挥。但不知什么时候，好象康定城里城外的人都唱得来这首歌了，青年男女在一起要唱，拈香姊妹在一起也要唱，老年人在一起还是爱唱。那个时候，这首歌是没有名字的，歌词的第一句就成了大家称呼这首歌的名字，只要大家聚在一块儿，就会有人提议唱一个“跑马溜溜的山上”嘛，康定人也就都懂得是这首歌。那个时候这首歌也不是现在的唱法，现在这样的唱法，太洋气了。那个时候唱的就是康定人都喜欢的那种从土里面冒出来的“溜溜调”，慢悠悠地拖着每一个字，那味道是可以品的，日子就在康定人这悠长的歌声中慢慢地流。

有一天，康定的街头没有了往日的平静，那些平时爱唱“跑马溜溜的山上”的年青人都走上了康定狭小的街道，他们在大声地呼喊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还我河山！救我同胞！

一时之间，抗日的热情在这个既可以称为“川边”，又可以称为“藏边”的边地小城沸腾着，各民族的人民有钱的出钱，无钱的出力，为抗日部队拉鞋底、写慰问信的活动一浪高过一浪，那些年青的各民族的热血男儿，纷纷投笔从戎，一批又一批地走上了抗日战争的第一线。

相距康定数公里外的福建省的大海边上，有一个名叫“惠安”的地方，地处台湾海峡的西岸，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，这里有着我国桥梁史上三大名桥之一的“洛阳桥”。

1938年春节刚过，坐落在洛阳桥北岸的洛阳镇中街近海处，有一家农户，三间旧瓦房连着一个小院。此刻，一个年青的小伙子正同另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年青人，在小院的梧桐树下给一群小学生排练一出反映抗日内容的活报剧。这个年青人名叫吴文季，是镇上小学的教师，另一位是他的同事，名叫董白丁。吴文季原来就读于当地的一所高级农林中学，因父亲去世，辍学在家应聘当了母校洛阳小学的老师，已经3年多了。而董白丁是当时的一个进步文学青年，家乡金门沦陷之后，来内地谋生，此刻也应到这所学校教书，两人因志趣相投，经常在一起阅读进步文学刊物，一起编写排练抗日活报剧。

有一天，文季对董白丁说：“我三哥文璋最近从海外来信，说他在缅甸参加了华侨文化界救亡协会，是候补理事兼协康文协分会主席，他在那边正积极支持国内的抗日统一战线，正在为陕北公学募款。”

董白丁听闻并告诉文季：“陕北公学是在延安，那里是共产党的天下，共产党是当今中国真心抗日的政党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是舍生忘死的抗日队伍。”

吴文季第一次听闻这些，惊得睁大了双眼，看到国民党的所作所为，本已让吴文季心寒，没想到中国竟还有这样的地方和这样的抗日队伍。他马上急匆匆地对董白丁说：“我们能去投奔他们吗？”

董白丁高兴地说：“当然可以啊，只不过我听说延安是在西北方向，到那里去的路又远又难走。”“我不怕！我不怕！”吴文季喊了起来。董白丁看着文季那急迫的样子，笑了笑说：“不急，我还听说八路军在武汉有一个办事处，不妨到那里去了解一下再说。”吴文季听闻，原本暗了下来的脸又云开日出，大声地表示：“行！就这么定了。”这一年的夏季，年仅20岁的吴文季毅然绝然地辞去了教师的工作，只身一人北上，踏上了寻找抗日队伍的路程。

溜溜的坝子

◎谢臣仁

两山夹水，相拥成盆
溜溜的坝子中央
祖先的祖先栽起古树
孙子的孙子搭起帐篷
要——坝子

坨坨牛肉，洋芋饺子
三杯青稞酒，一碗酥油茶
溜溜的坝子，烟火升腾
再多伤感，抵不过此时一丝欢喜

目光蹑手蹑脚，游离在
云霞般端坐的姑娘
心叶颤动，差一点就跑出了胸腔
菩提树下等三生
接着一抹青烟幻想

没有菩提，也要等到云水苍苍

天上白云，地上爱情
清风徐来，暗香频递
借一个坝子，铺一张大床
美得像金子一样的卓玛
请走进敞亮的心房
莫待桑烟散尽，辜负了大好时光

农历四五月，在草长莺飞，百花盛开，大地盖绿，正是气候宜人，百花盛开的黄金季节，可以观赏漫山遍野的山花和美丽的湖光山色，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。

此时，在婆婆的古树下，溪畔林卡里，山野的花丛中，绿茵茵的草地上，到处都可以见到热情豪迈穿戴鲜艳整洁的民族服装的康巴

| 转 | 动 | 的 | 经 | 简 |

人民合家而出，或邀来约友，或以村为单位，赶马拉车，搭起白色帐篷，或野牧，或就带来的各种熟食，一边喝酒，一边唱民歌和藏戏，玩各种棋牌，跳锅庄，舞弦子，促膝摆龙门阵，回归自然，放松心情。

“耍坝子”——康巴地区爱说的一个词。其实藏区大部分地区基本叫“过林卡”，是一种群众性活动，相当于汉族的“野炊”。“耍坝子”时间不统一，由各地择吉日而定，节期1-2天或3-5天，甚至有半个月左右的。

康巴藏区近几年来，“耍坝子”的越来越多，搭起的帐篷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漂亮，一连三五六、七八天野营在草坝上，通宵达旦，狂欢至极，无比快活。



眺望。藏地青鸟 摄

竹庆寺格萨尔藏戏

◎益邛

竹庆寺为德格县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字玛巴寺院。于公元一六八五年，由第一世竹庆主持白玛仁增大师创建，是宁玛派著名六大传承基地之一，被称为竹庆母寺。该寺还办有遐迹闻名的喜日森佛学院，世代培养了诸多著名善知识。寺院历代主持对格萨尔文化倍加关注，第一世主持白玛仁增大师以开启净意伏藏的形式，撰写了格萨尔史诗中的《分配大食财宝》，藏区不少百姓被视为圣物珍藏家中。该寺大堪布白玛巴桑尔也以开启意藏的形式，撰写了格萨尔王传《雪山永晶宗》。作为竹庆寺堪布的一代宗师生居米旁大师撰著了“格萨尔金刚长寿王”等系列祈供偈，在整个藏区的诸多教派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成为寺院祈请护法 的传承仪轨。时至今日，不少寺院上师、僧众仍然延续着这一绝无仅有的“祈祷仪轨”。他还史无前例地创立了“岭南德钦若莫”（格萨尔舞蹈），至今流传在一些寺院和民间。

在如此格萨尔文化氛围中，竹庆寺第五世活佛士登曲吉多吉（1872-1933）创建了格萨尔寺院乐舞，首次把格萨这一民间说唱艺术转换成寺庙乐舞艺术形态，格萨尔王及麾下大将们成为物质形象化的视觉艺术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。士登曲吉多吉创立格萨尔乐舞缘起，有资料记载，士登曲吉多吉活佛时常思考如何以跳神的形式，塑造格萨尔王和诸位大将的形象。令人惊奇的是一次梦境中，岭格萨尔王和八十员大将、七大名女、十三种威尔玛战神、各将士肤色、坐骑毛色、鞍辔、手持兵器等一一呈现在活佛的眼前，突然激活了他的灵感。

不久，寺院组织各类工匠，遵循活佛创意，制作岭国八十大将的面具、服饰、道具等。一切就绪后，在寺庙广场上首演格萨尔，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。以后，格萨尔舞作为竹庆寺定期传承仪轨，在每年的金刚概修佛法会的最后一天演格萨尔藏戏。有资料记载，竹庆寺的格萨尔羌姆还传到了青海贵德县昨那寺等寺院。民政“文革”期间中断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恢复了寺院格萨尔羌姆舞。

竹庆寺格萨尔藏戏表演风格与寺庙金刚舞相同。它是一种祭典式面具乐舞，有专门的乐舞仪轨。表演

时，岭国八十员大将穿上华丽服饰，戴面具按寺院传统打击乐节奏跳舞，十三战神个出场亮相，三十大将人人登台而舞。舞蹈队形一般围成圆型，内围由大将们构成，外围为十三种战神。舞蹈结构为单人舞和群舞。每一大将单独出场亮相，各自有不同的舞姿。幕后伴请诵声和打击乐。舞蹈动作沿袭了寺庙跳神风格。自恢复格萨尔乐舞后，竹庆寺还有马背格萨尔表演形式。这种独具特色的格萨尔表演艺术风格，直到今天在整个藏区绝无仅有。因为它具有寺院乐舞特质，不可能在民间流传。寺院跳神和藏戏在过去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都源于藏族远古的雉文化。然而在它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概念。寺院跳神羌姆，是一种宗教祭祀仪舞。而藏戏是具有文学剧本的戏剧，文学剧本在整个戏剧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，因为它规定了一个戏的主题思想、人物、情节、语言和结构，是舞台演出的基础和依据。因此，格萨尔乐舞和格萨尔藏戏是两个不同的表演艺术形态，其传播和流传的方式也是不同的。

| 藏 | 戏 | 论 | 坛 |



康巴周末

康藏人文

2019年7月26日 星期五

责任编委 周晓宏 编辑 陈明

| 康 | 巴 | 乡 | 情 |

五毛钱的虫草

◎周晓宏

已经到了“尾草”压轴的时候了。每每此时，总有千斤重负压在记忆深处，那是五毛钱一条的虫草在心中30年的沉淀。

30年了，母亲用单薄的身躯，把5毛一条的虫草采摘而来的温暖，总是积存在心房最柔软的地方，穿越每一个虫草采挖的季节。那一年，正值“六·一”儿童节，9岁的我寄宿在校，糌粑汤汤和洋芋糊糊粘着我色调单一的童年，滋润着我艰难成长，有点青涩也有点难过。总以为和以前一样，看不见“白衬衫蓝底裤”的标配，闻不到水果糖和汽水的香味，总在眼馋和嘴馋的梦中无情惊醒。然而，那一年的惊醒中，给予我最多的是惊诧、感动和刻骨铭心。

村头的表叔刚从虫草山上下来，黧黑的脸庞被青冈碳火烤得更黑，黧黑的双手整齐地托着崭新的“标配”服装——那是受母亲委托用50根虫草换取的“门面”。那一天开始，母亲用汗水调试孩童在芸芸众生中的五彩生活，重新划定了孩子们的“起跑线”。

那年，那天，那时，穿着的白衬衫格外洁白，蓝底裤分外温暖，白胶鞋走路更堂正。那是母亲用汗水构筑的港湾，用母爱擎起的伟大，更是单薄身躯与世事抗争的不屈。用5毛钱积累的母爱正如春天飘落的春雨，那是积淀，那是永恒，那是世间最无私的给予，那要积淀多久多醇才能让万物复苏百花争艳啊！母亲用汗水和泪水、信心和决心、努力和毅力做到了。

后来，我知道了，那年和去年是一样的，那年和今年也是一样的，那年和明年也应该一样，同样的季节，同样的场景在康巴大地就这样呆板地循环了千百年。虫草依山而生，人靠虫草而活，于是，总有那么一群人匍匐在山头用体温催促着虫儿长成草，草儿变成钱，母亲也成为了“寻山”的一员，草丛中灰褐色的虫草是母亲支撑一家七口一年生活的全部希望。

后来，我知道了，上山挖虫草不是用艰辛就能概括的，不是常人能够忍受的。在4000多米高海拔的山上，用木棒支撑起的塑料棚不仅潮湿还不御寒，每到夜晚来临，还要克服腰酸背疼的疲惫准备整晚的柴火。一个虫草季节下来，每一个人都会被碳火炙烤和紫外线辐射而变成“康巴黑人”。

塑料棚里，除了蚊虫蚂蚁叮咬，更难受的是湿气的侵袭，让单薄的毯子好像从来没有晾干过，潮湿而冰凉，让人睡不好，因此一个季节下来，很多人就成了“弯腰杆”，要过很久才能恢复。高山之巅，缺氧、缺水、缺食物不说，要命的是遭遇雷雨天气。

先不说落汤鸡的滋味不好受，在雷电天气，伴随着雷声，看得见闪电“亮球”在身边爆炸，明显感觉到头发带电后的碰电“吱吱”声；草地上，跪着、爬着的人不是因为朝拜，也不是因为慵懒，只为贴着地面更近，更容易发现虫草，磨破了裤子磨穿了肉，看花了眼睛看花了世界。

就这样地搜寻，是一种对生活和生活之外的找寻吗？母亲没有回答，直到今天，我也无法找寻个中答案。就这样地搜寻，是一直找寻失落中应有的色彩还生命中遗落的斑斓，天知道，地知道，母亲的心知道。

只知道，那年，天是阴沉的，路是湿滑的，人是穷困的。那年，除了生存我们没有生活，那年，有一种凄苦成为生存的滋味，一种艰辛成为生命的主流；那年，母亲用身体为儿女和老人启动了风雨无阻的人生专列，从此，蹒跚潦倒相伴，坎坷挫折与共。就这样，母亲用5毛一条的虫草送走了早逝的父亲，多病的祖母、外公和外婆；就这样，母亲用5毛一条的虫草供养了儿女健康成长，一路走来，她总是在风雨中裹紧前行的绑腿迈步向前……

多少年来，母亲瘦弱的身躯不知匍匐多少山头，用身体丈量着生存和生命的距离，用身体丈量了情感与生命、也用身体擎起了责任和担当。而每一个山落默默汲取了她的奉献和付出，每一条溪流深情汇聚了她留下的汗水与泪水，在如歌的岁月轻轻唱响。

岁月如歌，母亲却不再年轻，轻轻拾起即将罢市的虫草，草亦老，我又慢慢拾起记忆深处那年5毛钱的虫草，重千斤。